

# 文化 看见时代 KAN JIAN SHI DAI

在北京西北郊颐和园与圆明园之间，有一处不为人知的原皇家园林——自得园。自得园现位于中央党校南院内，园内隐藏着一座造型奇特的“飞机楼”，其两翼舒展的轮廓在绿树掩映中若隐若现，宛如一架蓄势待发的银色战机。这座不为外界熟知的建筑，恰如这座园林本身——承载着太多被遗忘的历史，却又在静默中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沧桑巨变。

自得园的故事要从雍正三年(1725年)说起。那一年，雍正皇帝将这片位于畅春园西侧的土地赐予十七弟和硕果亲王允礼，并赐予允礼五幅御笔匾额：自得园、春和堂、静观楼、心旷神怡、逸志时敏。深谙佛法的雍正，还为这位弟弟允礼赐予法号“自得居士”，即源于此园。

允礼的《御赐自得园记》曾这样描绘自得园的景观：“圣上驻蹕圆明园，臣允礼扈从，蒙恩于园西南隅赐地一区，山环水汇，因地势之自然，以为丘壑，正方位……兹园中之高者、洼者、奥者、旷者，台榭亭厦，桥梁磴蹊，曲得其面势；竹树葩卉，随在而罗罗。温凉朝暮，风雨晦明，物象时光，无不与人相惬。对之常心旷而神怡，此自得之显见者也。”

这位在雍正心中“秉性忠直”“存心宽厚”的果亲王，选择了远离政治漩涡，专心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。园林建成后，允礼常邀文人雅士在此吟诗作画，成为京西一处著名的文人雅集之所。允礼应该未曾想到，他精心打造的这一方净土，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历经诸多劫难与重生。

据张恩荫先生《自得园与承泽园史实考补》，乾隆三年(1738年)，允礼去世后，年仅5岁的雍正第六子弘瞻被过继给他，作为嗣子承袭果郡王爵位及赐园。至乾隆三十年(1765年)弘瞻病逝后，自得园被内务府收回，园东都被改成了御马圈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，在洗劫圆明园的同时，还劫掠了周边的皇家园林，自得园也未能幸免。精美的建筑付之一炬，珍贵的收藏散失殆尽，那些曾经供人吟诗作对的亭台楼阁，转眼间化为断壁残垣。

清末民初，自得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沦为一片荒芜的废墟。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抗日名将佟麟阁将这片土地购为私产。然而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佟麟阁率部奋勇抵抗，壮烈殉国，这片土地也落入日伪之手。

当时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督办殷同开始筹建“土木工程专科学校”，为设想中的大规模建设储备人才。这所专科学校最初的校址在西城定阜街庆亲王府，但因房舍有限，便划定西郊自得园旧址为土木试验区，营建新校舍。

“飞机楼”就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。此楼的设计者是青年建筑师徐仁祥，施工则由泰庆建筑工程公司负责。1941年10月，包括“飞机楼”在内的土木工程专科学校新校区主体建筑群宣告竣工，几年后，又在其东侧添建了一组中式风格的二层楼房，作为校舍使用。

有观点认为，“飞机楼”的诞生，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与日伪巧妙斗争的成果。许宝骥先生在《沦陷时期殷同的二三事》中回忆，当时的北平地下党制定了两条方针：一是促进敌与伪、伪与伪之间的矛盾，二是想方设法叫汉奸头头少做点坏事，能多少做点好事当然更好。于是当时的中共北平特委书记王定南建议，总愿殷同多搞城市建筑或者修整古迹。

殷同好大喜功，于是修建了伪建设总署大楼，修缮了颐和园，还在庆王府中大兴土木修建官邸。尽管没有直接提及，但以“飞机楼”为代表的土木工程专科学校建筑，也可以看作是这种斗争思路的成果。

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，清华大学农学院接收了土木工程专科学校的校舍，作为教学实验基地。学者们在这里研究农业科学，培育新品种，为战后国家的重建贡献力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自得园被划归新成立的马列学院，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党校。

高一丁 文/图



从“飞机楼”南侧拍摄的照片，可以看到建筑舒展的轮廓如同一架战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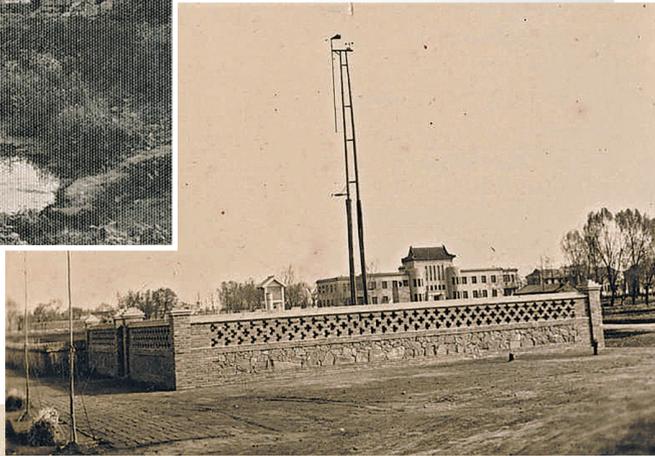
建筑内部的楼梯。



清华大学农学院时期，院中的气象测量设备。



▲隔水相望“飞机楼”。



▶1946年，清华大学农学院的学者们在这里研究农业科学，因为院中的气象测量设备。



▶“飞机楼”东侧增建的“大屋顶式”二层楼房，至今仍在使用。